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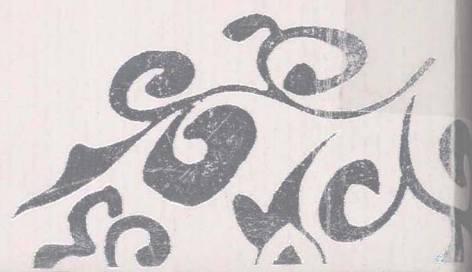
歷代曲話彙編

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清代編 曲海總目提要（上）

俞爲民 孫蓉蓉 ◎ 編

黃山書社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重點資助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國家“985工程”“漢語言文學與民族認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項目



歷代曲話彙編

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清代編 曲海總目提要(上)

俞爲民 孫蓉蓉 ◎ 編

黃山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清代编.
曲海总目提要(上、下)/俞为民,孙蓉蓉编. —合肥:黄山
书社,2008.8

ISBN 978-7-80707-978-1

I. 历... II. ①俞... ②孙... III. 古代戏曲—文学
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1198 号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50.25

字 数:1000 千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0 元(上、下册)

無名氏

曲海總目提要，清無名氏編撰。原名樂府考略，約成書於清康熙五十四年至六十一年（一七一五—一七二二）間。原本殘缺，經近人董康搜集整理，厘定爲四十六卷，并經王國維、吳梅、陳乃乾、孟森等校訂。一九二八年上海大東書局排印刊行。因董康以爲此書即是清黃文暘的曲海目，故出版時，將此書改題作曲海總目提要。據序稱，全書共收雜劇、南戲、傳奇六百九十種，實收六百八十五種，其中元宵鬧一劇卷十四與卷三十三皆收，故實收六百八十四種。本編據上海大東書局一九二八年排印本爲底本加以點校收錄。

曲海總目提要

序

向來中國的學者對於小說、戲曲大都存鄙薄的態度，故校勘考據的工力祇用於他們所謂『正經書』，而不用於小說、曲本；甚至於收藏之家，目錄之學，皆視小說、戲劇爲不足道。藏書家不收，故這類的書籍容易散失；目錄不載，故年代久遠之後，雖有人想收集這類的作品，也無從下手了。

比較說來，小說更受上流社會的輕視，故關於他們的記載更缺乏。戲曲因爲曾經私家貴族的提倡，珍珠簾下，紅氍毹上，歌伶樂工曾得上流社會的青睞，有名的文人作劇本的也不以爲耻，故幾百年來還留得一些零碎的記載。關於宋朝的雜劇院本，有周密的武林舊事，及陶宗儀的輟耕錄。關於元朝的劇本，有鍾繼先的錄鬼簿及涵虛子的目錄。關於這五六百年的劇本的總目，列舉最多的莫如王國維先生的曲錄。

王國維先生的曲錄，有這麼多的劇目：

宋金雜劇院本，九七七種。

元雜劇，有主名的四九六種。

明雜劇，有主名的一五六種。

元明雜劇，無主名的二六六種。

清雜劇，八三種。

傳奇，清以前三八七種。

傳奇，清八一五種。

共計三一八〇種。

王先生的目錄也不免有許多小錯誤，我曾在別處指出了。（看胡適文存二集卷四，頁三五九—三六二。）我當時曾希望王先生能將此書修改一遍，參考近十餘年發現的戲劇材料，於每一目之下注明存佚。但王先生不幸於去年投水自殺了，我的希望遂不能實現。海寧陳乃乾先生曾說他頗有志於修改王先生的曲錄，但此事至今未見實行。

近年文學的觀念漸變了，文人學者漸漸知道戲曲爲六七百年來的代表文學的一大宗；而戲劇本身也經過絕大的變遷，雜劇固早已成爲絕響，昆曲也成了過去時代的文學；物希則自然受人貴重，故近年收藏舊劇曲的人漸漸多了，一部明刻傳奇的賣價往往可抵得二十

年前的一部元板名人集子。舊家藏本漸漸出現於人間，宮廷樂工所用抄本也往往流在坊肆。在這個時代，大家漸漸感覺劇本目錄的需要。不但如王先生的曲錄之僅僅列舉劇名而已，必須有一種記載劇本、作者與情節內容的詳目，方纔可以供收藏家的參考與文學史家的研究。

坊間石印的傳奇彙考即是應這個時代需要而出現的。彙考不著編纂者的姓名，其書經武進董康先生的考定，認為一部殘缺割裂之書。董先生自己是提倡古劇本研究的一個人，他刻有盛明雜劇六十種，及毛西河評本西廂記諸書。幾十年來，他隨處留意這一類的書，先在北京買得樂府考略抄本四函，又在上海借抄武進盛氏所藏考略抄本三十二冊。兩本同屬一部書，其總卷數雖不可知，然已得劇本六百九十種的提要了。去年（一九二七）董先生遊日本，又補抄得考略八十餘篇，合前此所得，共約提要七百七十餘篇，國中所有記載劇本之書，沒有比這些更多更詳的了。

據董先生的考證，樂府考略大概即是乾隆年間兩淮鹽運使署聘黃文暘、凌廷堪諸人修改曲劇時編纂的曲海二十卷的底本（見董序）。揚州畫舫錄記黃文暘自序，并載目錄凡一千零一十三種。曲海的存佚已不可考。自序說他擬將古今作者各撮其關目大概，勒成一書；其書當甚簡略，略似坊間的傳奇彙考。董先生所輯的樂府考略「文多與彙考同，而強半爲彙」

『考所不載』，當是當日兩淮詞曲局編纂進呈的提要。原目一千零一十三種，今所輯補已近八百種，所佚不過五分之一了。其書在當日爲進呈之書，故不敢用『曲海』之名。董先生因爲『其事其文悉出於修輯原手』，故改用『曲海』的原名。

黃文暘是一個詞曲名家，凌廷堪是私淑戴東原的考訂學者，又是燕樂考原的作者。當時考據的學風正盛，故這部提要也很有考據的色彩。這部書出版以後，收藏家與文學家一定可以得着不少的指導。我在幾年前作西遊記考證，曾斷定納書楹曲譜所收之西遊記十齣爲吳昌齡的西遊記劇本的一部分。當時吳昌齡的原作已不可得，故我的假設無從徵實。但我的考證却引起了文學史家的注意。到去年日本鹽谷溫博士在宮內省藏書裏發現了刻本吳昌齡西遊記，果然是納書楹曲譜所引的本子。我舉此一例，以見記載目錄之書的重要。如今我們有了這一部詳細的劇本提要，將來古劇本的陸續發見，是可以預料的。至於零齣散見的曲本，向來不易考定其原來出於何種傳奇，如今有了這部書，也就容易查考了。

胡適 十七，五，十夜

序

夫所謂曲者，即非直之謂也。『鹿觸殺』與『漆城蕩蕩』，皆非直諫之辭，是故俳優祖述，莫不取其遺意，用爲譎諫。蓋當其時天子至尊，無敢論其得失，而假借天象，托爲灾眚，以期自責。又或有所不能，則惟設法以投所好，藉聲色之足動心情，藉歌舞而進藥石。或採往古興亡，用作千秋金鑒；或取眼前事物，俾知一覺黃梁。其用意必有所在，而叙事不厭其繁，固與詩賦文章不可同日而語。以視鐘鼓管籥，適爲別面新開。傳奇、雜劇之所以盛於金、元者，則以外夷入主，士大夫習於荒淫，家絃戶誦，幾不自念亡國之耻。於是有心者因勢利導，作逢場之戲，爲救世之針。描畫人心，竟如其面，宛轉譬喻，則取諸身。於是匹夫匹婦，知有所責，十手十目，毫不能逃。中國之亡，於元未始，非其功也。迨及明季，作者已失本意，因而比事屬詞，益趨工巧。以視金、元所作，都取方言白話者，迥別兩途。是蓋無異於詩，上古歌謠，不假雕琢，二南風雅，悉本性靈；即所用韻，亦取天籟，初無束縛。降至李唐，始以應制，於是雕飾求工，遂多無病而呻之作。而矜奇好異之徒，且復創變爲詞；其實擅爲長短句者，無過李白，而李白不爲詞祖，亦甚冤耳。金、元北曲，絕似李白歌行，宋儒類皆拘謹，

惟知守舊，自命解人，故無創作，唯能倚聲填詞而已。南詞之所以異於北曲者，北曲都爲絃索調，略如今之大鼓，故其詞語多直率放浪，如野馬之不羈，大抵操縵自歌，初無拘束，故以白話爲多。南詞則配簫管，不能使竹肉齊鳴，如雙聲之絳樹，於是操觚落筆，不得不就一定之範圍。此南曲之所以無異於詞，稱之曰「填」，正以先有管色，而後以文字就之耳。填詞家所奉圭臬，曩不過花間、草堂，未嘗注有工尺。惟白石自度，恒注管色於行邊。蓋新聲自倡，欲使小紅低唱，而與簫聲相協，自不得不有定譜，以示準繩。此足以見宋詞未嘗無譜也。紅友生平未嘗學律，而乃謬托知音，強著詞律。殊不知死板活腔、偷聲減字，正其見長之處。例如皮黃不限於七字，而賓白非必用四言也。惟是文人製曲，大都未習謳歌，好事傳奇，乃欲播之絃管，若不按譜就班，安得和聲協律？於是反主爲客，奉伶工爲南針，削足就履，如日華之西廂。而碎金詞律以及大成九宮譜等遂如場屋中之佩文、詩韻，視爲鐵板鑄成，不可移易分寸。彼蓋不知毛詩一部，固已備具衆體，其初作者果何所依據而成耶？元人百種未嘗如納書楹之注板注腔。試以同一牌名，彼此前後互相對照，其不同之點甚多，即納書楹所注工尺板眼，而同一牌名亦復各闕不同，是足以證減字偷聲、換頭賺尾，正與今之皮黃名角行腔使調各具特長。琴師倚聲而和，全賴耳熟能詳，初非若留聲機片之千遍皆同也。故吾嘗以簡括之辭，詔門弟子曰：「諺有之「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填詞製曲，亦

復如是。蓋學詩不必讀仄仄平平仄，即學曲不必讀工尺上四合，但取前人曲本，瀏覽百篇，任用何種自然腔調，信口讀之，但勿讀仄爲平，讀平爲仄，則聲調自能流露，而瑕瑜遂以顯見。擇其善者而從，則前人皆吾良導師也。豈必奉伶工樂伎北面再拜，學爲應聲蟲哉？東坡【水調】，千古盛稱，但一按其前後字句，正自矛盾，何以能傳？蓋取神韻不在死板直腔中也。玉茗四夢，擅場一時，而牡丹亭之冥判直是全不相干之一篇散文韻語而已，其他類此，不勝枚舉，所謂熟極而流、出神入化者。正如汪笑儂之馬前潑水，豈復能以呆板二六繩之？中庸所謂致曲，大抵類是。蓋由誠形而著其明動變化之功，洵足使人忘其所以受其感化。若必『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則諺所謂『好曲兒沒三遍可唱』，有不使人厭倦者幾希。曲海之輯，初非爲填詞家而設，讀其原序，足知當時御前聲樂，正與慈禧供奉一般，荒嬉燕逸，習爲故常。言官噤如仗馬，文網密於檐蛛。除却優俳，又孰敢爲『鹿觸殺』與『漆城蕩蕩』之曲喻哉？且不第此，即在達官貴人之家門下食客彈鋏者，祇圖魚肉，房中美人擲筆者，祇勸醇醪。直諒多聞之友，不爲所重，嬉涎諂笑之徒，則加特賞。然則捨倡優而外，又孰能與士大夫交一言哉？是無怪乎捧角者盛行於今，而識曲者久亡於昔矣。或謂曲海總目固屬洋洋大觀，惜其所載，僅如四庫提要，不及正文，未免使人缺望。殊不知所謂曲者，已非直道，而況加以文飾，又何足取？所可取者，祇在事實，雖不必真而比興之旨，胥在乎是。例如首

篇所述青衫泪，元稹既任採訪之職，而反助居易以奪民妻。聖明之主，居然聽元稹之奏，下皇皇之詔，以裴興奴賜居易，而反懲劉。其間究竟孰是孰非，孰曲孰直，是在觀劇者之良知與以心判。蓋其事正如『鹿觸殺』與『漆城蕩蕩』，初亦何嘗真實不虛，不過優俳用爲譎諷，以博軒渠，將使人人知其爲曲，而於是審曲面執，舉直錯枉，以正其曲。所謂識曲賞其真者，初非斤斤於聲樂之微。蓋其真諦祇在以己之正，正人之曲而已。則但讀其提要，已可賞識其真意之所在，又何必斤斤於曲文字句間哉！予作此序，適紅樹詞人過訪，見而笑曰：『洵如君言，不但曲譜、曲韻俱在打倒之列，而人人所擊節嘆賞之曲文，亦竟完全剷除。然則曲海之目亦徒存矣。』予應之曰：『誠然，如其曲文而無深意存焉，則爲徒作今人之爲無病而呻者，皆不過言志之詩，比事之詞，直率無味，又安所謂曲耶？故吾以爲曲者，即非直之謂也。唯其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則凡良知未泯之人，必能判其曲直。其爲文，不過爲引人人勝之具耳。』曲海提要之輯，正如新劇幕表，揭示後臺影片說明，列諸前導，蓋其要旨，不在演繹，而在歸納，固可省讀十年書也。『戊辰端午，天虛我生識於香雪樓。』

序

武進董廷尉康得樂府考略四函，又從盛氏愚齋假考略三十二冊，爲一書而失群者，互相比核，得曲目都六百九十種。復取揚州畫舫錄所載黃文暘曲海總目互勘之，則考略之六百九十種，較曲海目之一千一十三種，所佚止三分之一。於是就考略所存者排比纂錄，厘爲四十六卷，鐫印行世。較坊刻傳奇彙考有條理矣。傳奇彙考者，不知何人所集，或云即曲海殘本，疑莫能明也。宗室寶瑞臣侍郎有之，黃陂陳士可都護亦有之。他日若得二家藏本補苴罅漏，則更爲此書慶矣。廷尉厘訂付印，仍名曰曲海者，蓋不沒文暘搜集之盛心也。嗟乎！余與廷尉，生有同耆，二十年奔走南北，篋中所得，幾及六百種，頗有軼出此錄之外者。大抵明代中葉，作者極盛。雖有一二好事如呂天成輩，搜集萃錄，而聞見有限，終不能無遺漏也。古今輯錄曲目者，草窗周氏，南村陶氏，最稱浩博。近人中惟海寧王君靜菴曲錄六卷，亦推美富，所惜者各曲文字未及遍覽，時見紕誤，未若此書之詳贍也。余嘗謂古今文字，獨傳奇最爲真率。作者就心中蘊結，發爲詞華。初無藏山傳人之思，亦無科第利祿之見，稱心而出，遂爲千古至文。考鏡文學之源者，當於此三致意焉。自諸史藝文四庫存目以爲纂弄戲

墨，不足言文，擯而弗錄。於是謏聞下士，熟視無睹，日俟日亡，以迄今日。使無文暘，廷尉先後爲之董理，不獨昔賢撰述不可得見，而元、明、清三朝文獻所繫，不更巨且大哉！昔顧俠君元詩選成，夢古衣冠者來謝。吾知此書出，而南北詞家亦可無憾於地下矣。戊辰七月，霜厓吳梅叙。

序

戲曲肇自古之鄉讎，迨其後，春秋有優俳，漢有滑稽（見唐歌樓格【十二紅】注，蓋即優伶之一種），唐有梨園弟子，五代有伶官，宋隸教坊部，相沿至今不替。劇本之可考者，據陶九成輟耕錄，宋爲官本雜劇，金爲院本，二者或稱爲爨。亦有以所裝脚色名之者，如某孤、某旦（亦作姐）、某酸是。金又爲艷（亦作焰），或作段。顧傳於今者，惟金董解元西廂記，餘均亡佚，爲可惜也。元分雜劇、傳奇二種。雜劇除楔子外，大率四折，間有少或一折，多六折、八折者，此不多見。傳奇關目至繁，二三十折不等。若王實甫西廂，古本僅五本，各本四折，體蓋參用雜劇、傳奇矣。元傳奇之存者，惟施惠拜月亭、高則誠琵琶記。按徐于室元譜南詞九宮正始所引，多至一百二十餘種。是書傳本絕希，世人知者蓋鮮，亦憾事也。至所用曲調，雜劇用北詞，傳奇用南詞，不容少紊。明代仍之。然雜劇如周憲王誠齋樂府，猶不失元人遺矩。中葉以後，盛明雜劇所收，多用南詞。若傳奇且雜以北詞，不復拘拘元法矣。此又體例沿革之大概也。竊謂戲劇乃文藝之一，粉墨登場，涓涓攸判。梟雄盜世，難逋絃索之誅；大節捐軀，克享甄飭之壽。發人猛省，補救頹風，以言儆世之深功，甚於史官之直筆，誠未可以小道鄙夷之。

嘗欲集今世通行各本，舉其大要，名曰檀板陽秋，篋中略有編輯，而人事牽率，隨作隨輟，迄未卒業。曩從清宗室寶瑞臣侍郎處，得閱傳奇彙考一書，有十巨冊，喜其翔實。聞黃陂陳士可都護亦有之，與寶本互有出入。兩書惜未流行，坊間有石印本，任意刪節，已非完書。嗣於廠肆獲樂府考略四函，乃自清內府佚出者。楷錄工整，鈐有硃圈，標籤用黃蠟硯箋，書法尤精妙，文多與彙考同，而強半爲彙考所不載。近歲避囂南來，得讀盛氏愚齋藏書，亦有考略三十二冊，裝潢與廠肆所得內府書同，乃一書而失群者。借歸移錄經年，合之前帙，凡得曲六百九十種，戲劇大觀，於斯稱盛。考畫舫錄，乾隆丁酉，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改修曲劇，圖思阿繼之，歷經兩任，凡四年事竣。總校黃文暘、李經，分校凌廷堪等四人。別條又載黃文暘曲海二十卷，序稱『乾隆辛丑間，奉旨修改古今詞曲。予受鹽使者聘，兼總校蘇州織造進呈詞曲，因得盡閱古今雜劇、傳奇。閱一年，事竣，追憶其盛，擬將古今作者，各撮其關目大概，勒成一書』云云。并載目錄凡一千一十三種。玩讀文義，當時織造倉猝進呈，并無主名。而文暘蓋欲就所進呈刪約爲是編，雖有序目，未睹成書。今考略所存之目，均見於曲海目中。是所佚僅三分之一，其爲織造所進無疑，亦即曲海所據之藍本也。方今文學振興，戲曲列入國學專科。莘莘學子，不可無典麗之巨製，以資考鏡。爰爲條列作者世代先後，厘爲四十六卷。以其事其文，悉出於修輯原手，仍用舊名，無嫌剽掠。他日若得佚簡復

出，珠還璧合，亦意中事。或就賈、陳二氏補錄此本所遺者，當較原目所缺無幾。詞壇同好，儻能賡續其後，是亦余檀板陽秋之志也。歲在丙寅秋七月，毗陵董康。

其目曰：一、曲話彙編。二、曲話彙編。三、曲話彙編。四、曲話彙編。五、曲話彙編。六、曲話彙編。七、曲話彙編。八、曲話彙編。九、曲話彙編。十、曲話彙編。十一、曲話彙編。十二、曲話彙編。十三、曲話彙編。十四、曲話彙編。十五、曲話彙編。十六、曲話彙編。十七、曲話彙編。十八、曲話彙編。十九、曲話彙編。二十、曲話彙編。二十一、曲話彙編。二十二、曲話彙編。二十三、曲話彙編。二十四、曲話彙編。二十五、曲話彙編。二十六、曲話彙編。二十七、曲話彙編。二十八、曲話彙編。二十九、曲話彙編。三十、曲話彙編。三十一、曲話彙編。三十二、曲話彙編。三十三、曲話彙編。三十四、曲話彙編。三十五、曲話彙編。三十六、曲話彙編。三十七、曲話彙編。三十八、曲話彙編。三十九、曲話彙編。四十、曲話彙編。四十一、曲話彙編。四十二、曲話彙編。四十三、曲話彙編。四十四、曲話彙編。四十五、曲話彙編。四十六、曲話彙編。四十七、曲話彙編。四十八、曲話彙編。四十九、曲話彙編。五十、曲話彙編。五十一、曲話彙編。五十二、曲話彙編。五十三、曲話彙編。五十四、曲話彙編。五十五、曲話彙編。五十六、曲話彙編。五十七、曲話彙編。五十八、曲話彙編。五十九、曲話彙編。六十、曲話彙編。六十一、曲話彙編。六十二、曲話彙編。六十三、曲話彙編。六十四、曲話彙編。六十五、曲話彙編。六十六、曲話彙編。六十七、曲話彙編。六十八、曲話彙編。六十九、曲話彙編。七十、曲話彙編。七十一、曲話彙編。七十二、曲話彙編。七十三、曲話彙編。七十四、曲話彙編。七十五、曲話彙編。七十六、曲話彙編。七十七、曲話彙編。七十八、曲話彙編。七十九、曲話彙編。八十、曲話彙編。八十一、曲話彙編。八十二、曲話彙編。八十三、曲話彙編。八十四、曲話彙編。八十五、曲話彙編。八十六、曲話彙編。八十七、曲話彙編。八十八、曲話彙編。八十九、曲話彙編。九十、曲話彙編。九十一、曲話彙編。九十二、曲話彙編。九十三、曲話彙編。九十四、曲話彙編。九十五、曲話彙編。九十六、曲話彙編。九十七、曲話彙編。九十八、曲話彙編。九十九、曲話彙編。一百、曲話彙編。